

金剛經講義節要—依文字、起觀照、證實相 悟道法師主
講 (第七十一集) 2022/11/30 華藏淨宗學會
檔名：WD15-008-0071

《金剛經講義節要》卷三。諸位同修，及網路前的同修，大家好。阿彌陀佛！請放掌。請大家翻開《金剛經講義節要》卷三，第九十一頁，從第四行，十四這條看起。我先將這段經文念一遍，我們對一對地方：

【十四、但用此功，防墮偏空。故須圓融，性相圓融，無礙自在。】

我們先看這一段，這一條比較長，我們分段來講解。『但用此功』是指前面所講的，就是佛給我們開示用功的這些道理方法，這個金剛般若就是『防墮偏空』。因為般若講空但是很容易墮到偏空，宋朝以後講《般若經》的法師很少，原因也就是怕人聽了誤會，一聽到空就墮到偏空去了，執著空了。前面講「是名、則非」，那就是雙遮雙照，遮中有照，照中有遮；也就是說，空當中有有，有當中是空。所以這個空，我們不能給它體會錯了，以為空什麼都沒有，空空的什麼都沒有那個叫空，那變成偏空了。實際上《般若經》上講的空，不是我們一般人說的空無所有那個偏空。空在哪裡？是不是離開這些相另外有個空？《般若經》上講的，空在哪裡？空在有當中。空在有當中，有在空當中，空有是不二的。當現相的時候，我們看到眼前一切萬事萬物這些現象，有，但是它當體即空。所以佛說一個「則非」，則非，叫我們不要執著有。我們凡夫總是認為這真有，我眼前這個桌子，明明有一張桌子，你怎麼說它是空？我們凡夫總是執著實有，真實的有。佛給我們講，這個不是真實的，所以稱為空。

為什麼不是真實？因為一切法，我們整個身心世界，經上佛給我們講很多，就是緣生法。緣生法它就沒有自性，它沒有一個自體，是很多條件，很多因緣聚合在一起，然後就現出這樣一個相。所謂緣聚則生，緣聚在一起，它就生出這個現相；時間到了，緣散則滅。它有時間性的，因為它不斷的在變化，剎那剎那在生滅，緣散，這個相也就沒有了。因為它是緣生法，所以不是真實的，說它為空。有沒有這個相？有。所謂「萬法皆空，因果不空」。但是這個相不是實相，是幻相。這些相怎麼現成？這個緣怎麼來的？緣就是業力，我們起心動念這個業力是緣。緣聚緣散，起心動念，不都是生滅嗎？這個道理，我們從一個比較能夠理解的來體會，大家慢慢去深入。我們從早到晚，大家想一想，是不是都是緣生緣滅、緣生緣滅？緣聚在一起，這個相出現了，等一下時間到了，緣散了，這個相也就沒有了。像我們眼前這一會，我們現在講堂有這些人，大家在一起學習《金剛經講義節要》，包括我們網路上的同修。我們時間到了，緣聚，大家集合在一起，那不就緣聚嗎？這個講堂有講的法師、有聽眾，緣聚了。等一下時間到了，散了，大家回家了，這裡就沒人了。我們從早到晚，大家想一想，你一整天遇到的人事物，無論是好事、不好的事情，不都是在緣生緣滅嗎？我們從這個比較粗淺的去體會，再深入進一步的體會身心世界，無非都是生滅的緣生法。所以緣生法，佛說它當體是空的，它沒有一個實體，是很多因緣聚在一起產生的一個幻相，所以說它為空。但是你不能說它沒有相，有這個相，像螢幕，它會現相，但是它是空的。所以「則非、是名」，就是預防我們墮在偏空。墮在偏空會出現什麼問題？反正都是空的，那我還要做什麼？好事也不用做了。反正都是空，做那個幹什麼？到最後不是一場空，那還需要做嗎？如果這樣的理解就偏空了，就偏到空去了。

古大德有一句話講說，「大作夢中佛事」。什麼是佛事？弘法利生，講經說法，這是佛事。大作夢中佛事，因為《金剛經》到最後（等於是一個總結）就講了一首偈，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」。就是一切有為法，有生有滅的這一切法，都叫有為法。這些有為法事實是什麼？如同我們晚上睡覺作夢一樣，如夢如幻，如泡如影，如露如電，不管好事壞事，那總是像夢一樣。我們大家都有作夢的經驗，無論你作好夢，夢到很美好的夢，夢境很歡喜，醒來一場空；作到惡夢，嚇得一身冷汗，醒來也是一場空，如夢幻泡影。古大德也是怕人墮到偏空。既然都是夢我們統統不要做了，講經說法，何必？那不都是夢嗎？反正你覺悟也是夢，不覺悟也是夢，還要講經說法幹什麼？還要度眾生幹什麼？這個就墮到偏空去了，這個問題就很大。所以古大德講「大作夢中佛事」，在夢當中大作夢中佛事，這個就不墮在偏空了。所謂水月道場，大作夢中佛事。所以佛叫我們觀如夢，就是說你不要執著是真的；但是你也不要執著空墮到偏空去了。因此金剛般若它是教我們持戒修福，修福就是布施，《金剛經》布施講最多，再來就是忍辱，修六度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智慧。既然都是空，那還修六度幹什麼？就是預防我們墮到偏空去了。所以持戒修福，你要布施、持戒，修六度。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智慧要修，修這六度，這個有，有這些相；但是你修這個不要去著相，那就是雙遮雙照了。偏空（執著空）那一道門先把它堵住，不要墮到偏空去，所以要修六度，天天幹；但是修六度不著那個相，不著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。像布施，三輪體空，沒有布施的我，沒有接受我布施的對象，不是說沒有我、沒有人，不要著那個相。心裡不把那些相放在心上，我布施某某人多少錢，也不執著當中布施的物（財物），不執著，這個就叫三輪體空，沒有我，我

沒有人，沒有當中所施之物。不是沒有，不著那個相，不要放在心裡。就是你天天在修，都在修，但是你不著那個相，這個叫做二邊都不著了，空有都不著了。所以這個不能偏空，偏到空去那就麻煩了，恐怕明天你就不要工作了。空，就不用上班了，不用煮飯了，真有人把這個意思聽錯了，他什麼都不幹了。

『故須圓融』，所以必須要圓融，空有要圓融。性跟相要圓融，性相本來就沒有障礙，『無礙自在』。《華嚴經》講，理無礙，事無礙，理事無礙，事事無礙。這個他沒有障礙，無礙就自在。我們現在很不自在就是處處有礙，為什麼會有這些障礙？因為執著，妄想、分別、執著。在無礙當中產生一個有礙的幻相，這個是自己分別執著所產生的，本來沒有障礙，得大自在的。所以性相必須圓融，性是空，相是有，有跟空要圓融。怎麼圓融？性相不二就圓融了。你把它切割，那就不圓融了，那就有障礙了，實際上它是圓融的。它是圓融，我們硬要把它分開，不圓融，這是我們自己的妄想執著產生的。下面講：

【言「是名」而言「非」者，是明幻有不離真空，相非性而不融。】

這一段又講「是名」。『言是名而言非者』，「言是名」又說「即非」，這個是給我們說明『幻有不離真空』。「幻有」說是名，即非是說「真空」，真諦。真空是什麼？「本來無一物」，本來清淨的。性本來是空寂的，但是幻有是從這個空寂的自性當中現出來的，所以它沒有離開性。所以給我們說明「幻有不離真空」，它沒有離開真空。像我們電視螢幕有這個相，這個是幻有，但是它沒有離開真空的螢幕，螢幕是空的。所以現在我們這種科學的工具，讓我們可以體會這個概念。『相非性而不融』，相不是性就不能圓融。

【故雖不壞相，亦不可著相。】

相我們不要去破壞，佛法在世間，不壞世間相，世間相林林總總很多，佛不會去破壞那些相，但是你也可以去著那個相，關鍵是不要去著相。你不要著相，這個相對我們就沒有妨礙了。事實上，當我們執著的時候也是沒妨礙，但是我們覺得有妨礙，我們自己從沒有妨礙當中造成障礙。這個障礙是什麼？是虛妄的，是虛妄的執著。再看下面：

【言「非」又言「是名」，是明真空不妨幻有，性非相不彰。
】

『言非又言是名』。上面講「言是名而言非」，是給我們說明「幻有不離真空，相非性而不融」。又給我們講「言非又言是名」，說「即非」又說「是名」，這個是說明『真空不妨幻有，性非相不彰』。你說性在哪裡？性是空寂的，性沒有相它也不能彰顯。所以古大德用「以金作器，器器皆金」，金比喻作我們的自性，金子。金子可以打造很多不同的相，大家如果到過銀樓，戒指、項鍊、手環，乃至可以打造佛像，金的佛像、菩薩像、羅漢像，打造一個人的像，打造一條狗的像、一條魚的像，打造一棵白菜，這個統統可以造。相千差萬別，都不一樣，打造佛像，三十二相八十種好；打造一條狗的像，是畜生的相。但是它的本質是一樣，都是黃金。你說我不要這些相，我只要找黃金，那大家想一想，你能找得到嗎？這個相我不要，我只要黃金，大家想，黃金在哪裡？黃金就在那些相裡面。你說我不要這個相，我要原來的相，原來的相有金磚、金塊，它還是一個相。所以古大德用這個比喻讓我們去體會，我們現在眼前看到這一切，跟我們的自性，自性就是黃金，眼前這些都是我們自性現的，沒有一樣不是，都是自心所現。但是我們迷了有八識，「唯心所現，唯識所變」。為什麼會有變化？因為我們迷了

，起了無明，起無明識就有生滅，有變化。所以「性非相不彰」，性沒有這些相不能彰顯，就像黃金一樣，沒有那些相不能彰顯那個黃金。

【故雖不著相，亦不應壞相。】

我們不要去執著那個相，心裡不要執著那個相，但是也不要去破壞那個相，不要去排斥那個相，相它沒有妨礙。

【而後乃為無礙而圓融。】

這樣才是沒有障礙，性相圓融。性相不二，我們佛法講不二法。我們再看下面第十五：

【十五、以上是不壞假名，會歸性體，（六四—六九節）最精最要之義。若不明此義，便非真解，如何能行。雖勤苦學佛，必不能得大受用，甚至走入歧途而不自知。反之，則一日千里，受用無盡也。】

這一條節要是給我們說明『以上』，「以上」就是上面這一大段經文，『是不壞假名』。名是假的，但是不需要去壞那個假名，從假名當中，你去『會歸性體』，回歸到自性的本體。透過這個假名去體會，回歸到自性的本體，所謂明心見性了。我們這一段講的是第六十九節的經文，從六十四節到六十九節，這六節的經文是『最精最要之義』。六十四就是「示會歸性體，示應離名字相持」，離名字相、離言說相、離心緣相。這六節經文是「最精最要之義」，這個我們要好好去體會。

『若不明此義，便非真解』，如果不明瞭這個經義（經講的意義、義理），那不是真正的解悟，不是真正的理解。沒有真正理解，『如何能行』，這個「行」是修行。所以「真解」，那才能行，他才能修行。如果沒有真正的理解，這個修行就是盲修瞎練。『雖勤苦學佛，必不能得大受用』，很認真在修，修苦行，勤勞刻苦在

學佛，我們現在講很用功，但是得的效果很有限，「必不能得大受用」。這個「必」，就很肯定的，必定你不能得到大的受用。如果能得到一些小受用，那也算不錯，怕的就是下面講的，『甚至走入歧途而不自知』。不但得不到大受用，連小受用也沒有，走入歧途自己也不知道，這個就很可惜了。這個就是白費功夫，不但得不到受用，還走入歧途。這樣學佛的人，實在講，在現前社會上大有人在。你說他不用功嗎？他很用功，但是不明理，道理不明。所以古大德給我們講，不明理，很認真在修行，叫盲修瞎練。有行無解，沒有真正的理解經義（這些理論方法）就很認真修，盲修瞎練。有行無解，盲修瞎練；有解無行，說食數寶，解了你不行，沒有落實在生活上去修，那是給人家算財寶，跟自己不相干，也得不到受用。總是要解行相應，這樣才能得到佛法的大受用。

下面講，『反之，則一日千里，受用無盡也』。「反之」就是反過來，如果你真的理解了，那你修行一天，「一日千里」，這個是形容比喻，「受用無盡」。這個關鍵還是在見解上，在密宗講開大圓滿見，你見解性相圓融就是大圓滿見。你開了這個見解（知見），修一天等於漸教的修行人修一劫，這個不可同日而語。所以開圓滿見的修行人修一天，等於漸次修行人修一劫。開圓滿見，快速，一日千里，那效果就大不相同，是受用無盡。我們再看：

【十六、當知般若，是人人本具之智，即是清淨心。此清淨心，住處無方所，用時無痕跡。本是把不住、取不得的。所謂「心月孤圓，光吞萬象」。】

好，我們先看這一段。這段節要講，『當知般若』，「當」就是應當，我們應當知道般若，『是人人本具之智』。這一點，我們學佛的人，我們現在雖然還沒有開啟自性的般若智慧，但是我們總是要從這些概念上要先有個了解、有個認識。不然很多學佛的人，

因為常常念《心經》、《金剛般若經》，也都會講般若，但什麼意思他不知道，他不理解。我台南接了一個寺，叫太和般若寺，我接了之後，他們說法師，你可以改。我說不用，般若很重要，「般若」，不要改。他們會去取那個名稱，但是不知道什麼叫般若？般若這兩個字的意思恐怕聽都沒聽說過，是什麼意思他不懂，但是看到「般若」，就用這個名字，用得也是很好。所以當時我去接，我說太和般若寺，《金剛經》，金剛般若；《心經》，《般若心經》講空。台南極樂寺，台南太和般若寺。台南極樂寺，淨宗講有，西方有佛號阿彌陀佛，有世界名曰極樂。有在空當中，空在有當中。所以般若正智「是人人本具之智」，大家本來都有，本具就是大家本來都具足。六祖大師開悟的時候就講了五句話，「何期自性，本自具足」。什麼叫自性？本來他就具足，他一點都沒有欠缺。不是說你原來沒有，後來去修才有，不是這樣的，本來就有。我們現在修行是修什麼？去掉障礙，本來的般若智慧就現前了。它還是存在，我們現在迷了，但是它並沒有喪失掉，只是你迷了，你不認識，你不知道就在眼前。你覺悟了，都是現成的，本具。本具之智，『即是清淨心』。「清淨心」是什麼？六祖講的，「本來無一物」，「何期自性，本自清淨」。本自清淨就本來無一物，沒有，這個是從真諦講的。這個也就是講般若無知，根本智就是清淨心，一法不立。它是本自清淨，它本來就清淨。

『此清淨心，住處無方所』。清淨心在哪裡？「住處」，住在哪裡？哪一個方向？哪一個處所？禪宗達摩祖師（中國禪宗初祖），二祖慧可跪在雪地跪三天三夜，達摩不理他，後來他拿了戒刀把胳膊砍斷一隻，供養達摩。達摩看到：你這是何苦！找我為了什麼事情？為什麼來找我？他說：我心不安，求大師幫我安心。所以達摩祖師手伸出來：你心拿來，我幫你安。他這一下回光返照說：「

覓心了不可得」，心我找不到。達摩說：「與汝安心竟」，給你安好了。這個慧可根機比阿難利，一下子，他就回光返照去找心，心在哪裡？我不安的心，在哪裡？去找，找不到。找不到，當下他就大悟，「覓心了不可得」。就是這裡講「住處無方所」，你找不到。在《楞嚴經》上，佛問阿難尊者，他也沒有問說真心、妄心，無論真心、妄心，心在哪裡？你找出來給我看。阿難還找了七個地方，叫七處徵心，但一一被佛否定了，都不能成立。到最後他慌了，心在哪裡？我們凡夫總是一個執著，都執著在有個地方，這個就是執著。其實心在哪裡？遍一切處，無所不在。「住處無方所」，哪裡都有，整個法界統統是自心。『用時無痕跡』，你在用心的時候有痕跡嗎？無論你在很歡喜、你在生煩惱，心有痕跡嗎？你能找得出來嗎？我很歡喜的心，你找得到嗎？我現在很煩惱，很生氣，那個煩惱你找得到嗎？所以這一切找不到，那就叫空。但是你不能說它沒有，有，但是你找不到。就像我們罪業也是一樣，三祖也是求二祖給他懺罪，因為禪門都是很直截了當的，直指人心。他說好，罪你拿來，幫你懺。他也找不到，「覓罪了不可得」。二祖說，「覓心了不可得」。罪也找不到，罪在哪裡？所以這裡講，我們這個清淨心，「住處無方所，用時無痕跡」。我們用的時候也沒有痕跡，不落痕跡。

『本是把不住、取不得的』，「把不住」，你抓不住它的。它不是一個實質的東西，可以讓你去抓得住的；你也「取不得的」，你不能取得到，你也取不得。『所謂心月孤圓，光吞萬象』，「心月孤圓，光吞萬象」，我們心就是遍一切處，到處都是。到處都是，但是你找找不到，那有沒有？有。有，但是你找不到，所以真空妙有。所以清淨心大家都有。大家如果能參透達摩說你找心，你去找，我們也可以在生活當中自己這樣去參。我們每一天總是在煩惱

當中，很煩，很煩惱。誰在煩惱？我的心在煩惱，我心很煩，是不是？心在哪裡？它在哪裡煩？你去找。如果回過頭來這樣去找，找久了也會開悟，原來覓煩惱了不可得，也找不到。那煩惱當下不就是菩提了嗎？所謂煩惱即菩提，菩提在哪裡？菩提就是在煩惱裡面。你覺悟過來，煩惱就是菩提；迷了，菩提就是煩惱。菩提跟煩惱，是一不是二，是同一樁事情。

【《圓覺經》云】

這裡又舉出《圓覺經》，《圓覺經》跟《楞嚴經》都是講我們自性的大經。《圓覺經》裡面講：

【「有照有覺，俱名障礙。」】

『有照有覺』，也就是說有能有所。有我在照、我覺悟了，這個還是妄心。清淨心，它本來無一物，哪裡有照有覺？如果你還有一個我有照，我照見五蘊皆空，實在講還是沒空，你還有一個照。照這個字，叫做文字相。你著這個文字相，我會照，你不會照；我覺悟了，你還沒覺悟。「有照有覺」，這個也是障礙。其實照離心意識，就是禪宗講離心意識參，「離四句，絕百非」，那才叫照。所以我們看觀自在菩薩「照見五蘊皆空」，這個照它是離心意識。無心叫做照，有心叫做想。想，你看那個文字，一個相，下面一個心，你心有相，就叫想；你有心、有相，就叫做想。照是無心的，就是這裡講般若、清淨心，它是照。照跟想不一樣，所以觀想跟觀照不一樣，觀想是有心，心有相。觀照無心，離心意識，跟禪宗一樣參。所以叫「照見五蘊皆空」。好，我們再看下面第十七：

【十七、佛說般若，本令人依文字、起觀照、證實相。但恐人存有照覺之智。其下者甚至向名言中覓般若。故特於「奉持」之所以時，曰「般若則非般若」。如此一說，直使奉持者心中不留一字，不沾跡相。真是快刀斬亂麻手段。即此便是金剛般若。】

這一段再給我們說明，『佛說般若』，說般若就是文字相出來了，「般若」兩個字是文字。「佛說般若」，他的本意就是要『令人依文字』，般若，言說相講出來，再用文字寫下來，言說相、文字相（名字相）。我們很自然的就有個般若，心裡就有個般若，有這個相了，這個叫名字相（文字相）。佛講般若，是要我們依文字去『起觀照、證實相』。不能執著在這個文字相、言說相上面，執著有個般若，執著這個相。文字相就像指路牌一樣，我們上高速公路，你要到高雄，高速公路上去，一個箭頭寫著往高雄，我們不能看到那個牌子就以為高雄到了，你是要按照它指示的方向往前走，你才會到。所以經文也是一樣，文字相，這個叫文字般若。文字般若需不需要？需要，也很重要。就像高速公路指路牌，那也很重要，你不能說那不是目的地，那不要了，不要你不知道方向，你不知道怎麼走，它也需要。但是你不能執著那個地方就是，你執著在那個地方，那就錯了，你是要依照它指示的方向。所謂言外之音，「願解如來真實義」。所以文字是教我們依文字般若去起觀照般若，關鍵你要起觀照，要懂得它的真實義，去起觀照。依文字般若起觀照般若，然後證實相般若，實相，我們本體的般若智慧，你證實了，證得了。這是佛說般若的本意，也就是我們《開經偈》講的「願解如來真實義」，佛說這個他的真實義，是要我們依文字般若起觀照般若、證實相般若。

下面講『但恐人存有照覺之智』，「但恐」就是恐怕，有人存有我能夠照、我所覺悟的，那就有能所，又對立起來，又變成二了。本來是不二的，又變成二了，在不二當中，又虛妄去分別執著一個二出現了，就有照有覺了，這個不是般若智慧。『其下者』，「下者」就是更下的，『甚至向名言中覓般若』，就是著在言語文字當中去找般若。所以禪宗有很多比喻，《指月錄》，佛講經這些名

言，你要體會它的真實義，像要指月亮的方向在哪裡？指給你看，往天上指，手指指月，你要順著手指的方向往上看，是看上面的月亮，不是叫你看這個手指就叫月亮。所以在名言當中去「覓般若」，你執著在言說相、名字相當中，你去找般若怎麼會找得到？

『故特於奉持之所以時』。佛這個是講經的善巧方便，經典就是佛用言教、身教，特別是言教說法，在不可說當中他說了，說了之後讓我們去悟入那個不可說的境界。「故特於奉持之所以時」，奉持的時候，『曰般若則非般若』，你不要再去執著有一個般若。所以正當我們在奉持般若波羅蜜時，則非般若，你不要去執著一個般若的名相。你透過名字相去體會它的真實相，如果你著在這個名字相，那你就不能見性。『如此一說，直使奉持者心中不留一字，不沾跡相』，你看「不留一字」，一個字都不留了。他跟你講了之後，馬上遣蕩，不留痕跡，這樣才是如來真實義。所以跟你講則非、講是名，就是你不要執著那個相，從這個名字相去體會它的真實義。『真是快刀斬亂麻手段。即此便是金剛般若。』這就是金剛般若，我們從這個地方好好去體會。再看下面：

【十八、即一切法，離一切相。復能離一切相，行一切法。果能如是奉持，方於世出世法，究竟達其本末邊際，謂之『波羅蜜』。】

『波羅蜜』是印度話，翻成中文意思是到彼岸，或者是彼岸到。外國文字都倒裝句的，中文就是「到彼岸」。到達彼岸就是我們一般講的到家了，你學什麼功夫，你到家了，到達彼岸就是「波羅蜜」。『即一切法，離一切相』，「即一切法」，即相離相，不是叫你遠離那些相，不是的；就在這一切法當中，離一切相，你不執著，那就離一切相了。「離一切相」，不是離得遠遠的，跑得遠遠的，不是那個意思，不能錯會；就在這一切相裡面，你不要去執著

，你離一切相，你心裡不著這個相。『復能離一切相，行一切法』，你離一切相，而行一切法，離相不是什麼都不做了，那又執著非法相了。所以你行一切法，離一切相，那法與非法統統離了，同時都離了。所以我們做什麼事情，總是該怎麼做就怎麼做。

『果能如是奉持，方於世出世法，究竟達其本末邊際，謂之波羅蜜。』禪宗有一句話說，「平常心是道」。我們總是要找一個玄妙的，其實玄妙就在我們平常生活當中。那我們平常生活當中是什麼？吃飯、睡覺、穿衣服，這不很平常嗎？每一個人都在幹的事情，從早到晚，哪一個人不是這樣過日子？但是道就是在平常當中。你看這部《金剛般若》，佛要講這一部《金剛般若》，他沒有放光動地，其他的大經大論很多都有放光動地，現特殊的相。《金剛般若》沒有，沒有放光動地，就看到佛每一天去托鉢，走路走很遠，還要打赤腳。佛都要去托鉢，除非生病，佛跟佛的弟子每一天都要去托鉢。那托鉢為了什麼？為了吃，就是我們一般講穿衣吃飯。佛金剛不壞身，他不吃也可以，那為什麼要這麼示現？每一天早上就到舍衛大城（從靈鷲山下來，走路去托鉢），托鉢回來，飯吃飽了，腳洗一洗，打坐，講經說法，每一天都這樣。被須菩提看出來，佛的金剛般若就是在很平常的生活當中。所以《金剛經講義》，江味農老居士他講解「著衣持鉢」這個示現，出家人，他出家人的生活方式是這樣，他去托鉢。在家人，每一天去上班，也要出門，要去工作，晚上回來。去上班、去工作，不是也為了衣食嗎？那就是托鉢，就是出家人的托鉢，你要去工作，你才有得吃、有得穿。工作回來，下班之後，盥洗好了，沒有必要的應酬就不要去應酬，趕快心靜一靜，要念佛、念咒、念經、聽經，或者打坐入禪，收心。佛每一天他示現的就是這些，一般人看不出來，那很平常，但是須菩提他解空第一，他看出來了，原來甚深般若就在很平常生活當中

，穿衣吃飯，待人接物。所以禪宗講，「平常心是道」。禪宗開悟的人說，那是什麼境界？「飢來吃飯，睏來眠」，肚子餓了就吃飯，睏了就去睡覺。這個就是給我們說明玄妙之處就在平常生活當中，你從這個當中去體會。你離開這個現實生活，你也找不到佛法。所以「果能如是奉持」，你「離一切相，行一切法」，你做什麼工作，自己本分的工作把它做好。行一切法，但是心不著相，不落痕跡，作而無作，無作而作，果然能夠如是奉持，「方於世出世法」，世間法、出世間法，「究竟達其本末邊際」，這個叫做波羅蜜。所以般若很親切的，就在我們眼前。我們再看：

【十九、般若無言無說，境智一如，非實有一法。而法法皆般若之意，以明諸法一如。】

境界跟智慧是一如，所以『般若無言無說』，般若它沒有言說，離言說相。境界跟智慧是一如的，『非實有一法』，不是真正有一法叫做般若，不是，不是說哪一法是般若、哪一些就不是。『而法法皆般若之意，以明諸法一如。』你開悟了，哪一法不是佛法，六根、六塵，這些統統是佛法，盡虛空遍法界，沒有一樣不是。你說這個毛巾，它是不是般若？是般若。所以禪宗開悟的人，般若在哪裡？隨拈一法，你隨便哪一法統統是般若，因為這些都是我們自性所現的，哪一樣不是般若。這個叫「境智一如」，境界跟般若智慧是一如的，一體的。所以你不要再去找有一個般若，有一個實法，法法皆是般若。就像你到銀樓去看那些黃金，相那麼多，幾百種、幾千種、上萬種，你說哪一樣不是黃金？統統是，它的本質都一樣，不是說只有哪一個是、哪一個不是。你看到銀樓裡面，打一尊佛像，這個佛像才是黃金，其他的像就不是，不是這樣，所有的相統統是黃金。我們現在看到眼前這一切，這一切萬事萬法統統都是自性所現的，所以任何一法都是般若。我們再看：

【二十、若悟得細而微塵、大而世界，緣生無性，當體即空，皆是假名。】

我們先看這一段。『若悟得』，「若」是假若的意思，假若你真正開悟了，悟什麼？『細而微塵』，「微塵」，我們肉眼見不到；『大而世界』，「大」，我們看大千世界，三千大千世界，無量無邊的世界。「細而微塵、大而世界」，『緣生無性』，它沒有自性，它是緣生法，緣聚則生，緣散則滅，所以說它『當體即空』，它當體就是空。這條毛巾，它也是緣聚生的現相，很多條件湊起來才有這個，緣生法。因為它是緣生法，它沒有自性，沒有自體，是很多緣聚在一起生出來的相，所以它當體就是空。有這個相，但是它的體是空的，所以『皆是假名』，所有的名字都是假名。

【則塵塵剎剎，莫非般若。】

『塵塵剎剎』，細而微塵、大而世界，沒有一樣不是般若。我們再看下面：

【所謂「坐微塵裡轉大法輪，於一毫端建寶王剎」。「盡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」。又曰，「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」。皆境智一如之義。】

大家如果要體會「境智一如」，去讀《華嚴經》，那你真的是「不讀《華嚴》，不知佛家之富貴」。微塵裡面有三千大千世界，微塵，我們看不到的微塵，微塵裡面有大的世界。那麼小的微塵，它可以容大千世界，大千世界沒有縮小，微塵沒有放大，它怎麼容得進去？我們一般的常識，大可以容小，小怎麼容大？這個我們想不通，它小能夠容大，大沒有縮小，小沒有放大。這我們想不通了吧？愈想就愈不通，你不想就通了，想就是妄想。所以這個很妙的，微塵有世界，那個世界又有很多微塵，那很多微塵裡面又有世界，那這個世界叫什麼？《華嚴經》講「重重無盡」，重重無盡，這

個是事實真相。所以坐微塵裡面轉大法輪，《華嚴經》講到最細。

《維摩詰經》講芥子納須彌，芥菜子很小，能夠容納一座須彌山，須彌山沒有縮小，芥菜子沒有放大。但是《華嚴》講得細，講到微塵，芥菜子還滿大的，微塵我們看不到的，微塵裡面有世界，那世界裡面又有微塵，那個世界裡面的微塵又有世界，一重一重的，叫重重無盡。所以在微塵裡面轉大法輪。《華嚴經》也常常用汗毛，我們的毛端，我們身體的毛端尖尖的，有大千世界。所以『於一毫端建寶王剎。盡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』，十方世界統統是自己。『又曰，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』，整個山河大地統統都是自性現出來的。『皆境智一如之義。』境界跟智慧是一如的，境即是智，智即是境，法法皆是般若，所以任何一樣都能觸動你的悟門。好，我們再看：

【二十一、「三十二相」一節，是明般若無智無得。「般若非般若」，正顯般若正智，覺性圓明，無能覺，無所覺。清淨心中，不可有境界相也。總示當即相離相，以奉持而已。】

『三十二相一節』，就是這一節經文，「如來說三十二相即是非相，是名三十二相」，這個是給我們說明『般若無智無得』。就像《心經》講的「無智亦無得，以無所得故」。『般若非般若』，給我們說般若，又給我們說非般若，是給我們遣蕩，你不要再執著有個般若。說了般若又遣蕩，就是讓你心不要著名字相，『正顯般若正智』，這樣可以顯出我們般若的正智，『覺性圓明，無能覺，無所覺』。如果你有個般若，我能覺悟，我所覺悟。有我能覺悟的，有所覺悟的，那能所就對立起來，又是二法了。所以『清淨心中，不可有境界相也』，是絕能所的。『總示當即相離相』，離那個相。所以給你講「般若非般若」，是名般若，你不要著在名字相上。『以奉持而已。』我們從這個地方去體會，如果我們的體會能

夠解悟，我們修行真的是法喜充滿，煩惱也都變成菩提了。

好，今天這一節時間到了，我們就學習到這裡。下面第七十節，我們下星期三，我們再繼續來學習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